

消失的公廁密室

The Public Toilet as a Chamber of Secr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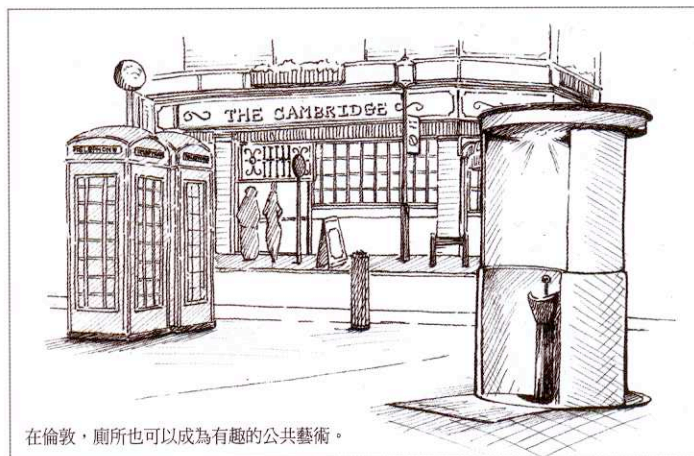
文／吳鄭重 圖／戴焯盈



吳鄭重，倫敦政經學院地理學博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穀得工作室負責人。

幾年前到倫敦開會，有一天在蘇活區（SOHO）晚餐時，看到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的人行道上有一座露天公廁（不是露天咖啡座哦），是由三個男性專用的小便斗所圍成的一個圓柱體，像是放大的電線桿座。我覺得很有趣想拍下來，但手邊沒帶相機，想說過隔天白天再來拍，光線也比較好。沒想到第二天到原地取景，卻遍尋不著這座公廁；一直到我離開倫敦，都沒找著。當時非常納悶，不知道是我記錯地方，還是見鬼了。總之，這座消失的公廁因此成為我心中的一個謎團。

後來我開始研究都市公廁的議題，才無意間在一本叫做《世界廁所大全》（*Toilets of the World*, 2006）的書上找到答案。原來這座男性專用的小便公廁只在每個星期四的傍晚才會從地底悄悄升起，讓喜歡暢飲啤酒的英國紳士們在離開Pub之後還有地方可以方便（公廁的對街上就是一家Pub），以免因為尿急而隨地便溺（這種情形好像是各國男性的通病）。但不知是怕當街矗立的廁所造成都市景觀的紊亂，或是刻意要捉弄人們，讓他們酒醒之後遍



在倫敦，廁所也可以成為有趣的公共藝術。

尋不著，以為自己神經錯亂，甚至我覺得這座每週才短暫出現一次的男性露天公廁，是一項極具創意的公共藝術，它讓我們意識到都市空間「方便／不方便」之間的弔詭關係，尤其是女性的「方便」問題，更是備受忽略。

的確，在外出人口越來越多的現代都市裡，在外面上廁所是現代人最想避免，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生活難題；而公共廁所的設計、興建與管理也是市政建設的一大挑戰。因為日常排泄的生理需求和清潔得體的社會需求（例如洗手、洗臉、漱口、梳頭、補妝等），總是在不經意之間就累積到瀕臨潰堤的崩解閾域。不論我們的理性如何壓抑，意志如何堅定，這些翻騰攪動的身體狀態和「身不由己」的不自在感，都會逐步瓦解括約肌的武裝能力。想上廁所的衝動就像叮著膿瘡的蒼蠅揮之不去，所有的事情也都必須拋諸腦後。於是，在陌生環境在混亂人群當中尋找公廁，以及和一群「身懷異物」的陌生人，擠在狹小的公廁空間裡共體時艱，也就成為現代都市與日常生活中不斷上演的「賤斥」（abjection）戲碼；而公共廁所也和診所、監獄、精神病院等匯聚病人、犯人和

瘋子等「不正常個體」的特殊場所一樣，成為混雜賤斥體、賤斥感與賤斥物於一室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s）。遺憾的是，政府在這些棘手事情上面，比一般市民更加逃避和不願面對；反而將大量資源投注在一些光鮮亮麗的表面功夫上面，例如「台北好好看」的一系列地標營造、都市更新、招牌美化、夜間照明等旗艦計畫和花卉博覽會之類的都市嘉年華，讓市民相當失望。

據說尿道炎是台灣婦女最普遍的生理疾病之一，多半是因為怕上公廁憋尿的結果。但是，在「不雅」和「賤斥」的父權秩序情結之下，這麼重要的公共設施卻有如現代都市中的「消失密室」（chamber of secrets）或「走避地景」（land-escape）。要嘛，在通衢大道上付之闕如（只能依靠速食店救急），不然就是在公共場所中隱匿難尋（多半位於偏僻的樓梯間或陰暗的角落，指示標幟也不明顯），急煞了許多「出門不便」的外出民眾。就算找到了，也常因為骯髒和惡臭，弄得身心俱疲、元氣大傷。其實，公廁密室不只是生理的排泄場所，它還具有母體宮籟（chora，註）的滋育功能與符號想像的創造力量：這是一個主體不斷崩解與重建的關鍵場



巴黎街頭宛如藝術品般的現代公廁。

域，也是一個體現文明與安置文化的宮籟密櫃。然而，由於市政機關府的刻意漠視或敷衍了事，公共廁所就像「黑盒子」般地被鎖在生活經驗幽暗深處，也因此成為理論知識的「黑暗大陸」（dark continent）和相關專業的「未知領域」（terra incognita）。

這時候，我就想到在巴黎街頭相當普遍，也成功出口到世界各大城市的法國公廁。它有如公共藝術般的現代造型，運用高科技清潔維護的管理方式，以及設置在人行道上的便民貼心，在在說明「從小處著手」和「事在人為」的市政王道。也許，我們應該在每個十字路口或是公車站牌旁設置類似的公共廁所，並且讓它成為「有用」的公共藝術。倫敦街頭「消失的公廁密室」提醒我們：一流的都市設計是「都市生理學」；二流的都市設計是「都市病理學」；三流的都市設計則是「都市美容學」。希望台灣的所有大城小鎮能夠及早告別「都市美容學」的惡夢時代。▲

註：「chora」源自於柏拉圖的用語，是有關於場所的理論；意指在「可知世界」與「可感世界」以外的一種難以言喻的第三類環境，是孕育、滋養眾生的容器，當時只有如同母性子宮的環境可相比擬。